



【文学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论叙事静默的双重组合

涂年根

(江西财经大学 区域国别研究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叙事静默的双重组合主要是指在静默叙事中,静默作为一种隐形的存在,总是以双重组合的方式出现,即“虚与实”的相互映衬、“简洁与繁复”相互依存,这种双重的组合方式之间相互印证,缺一不可。分析文本的过程中,只有同时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发现静默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叙事静默双重组合的存在可以增强叙事交流的层次感、深化主题的表达,同时也会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实现对文本中“无言意义”活动的阐释。

关键词:叙事静默;双重组合;虚与实;简洁与繁复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25-05-013

静默(silence)是艺术作品(小说、戏剧、诗歌、音乐、舞蹈)中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它主要指在这些艺术形式中没有用语言的形式表达、叙述出来的情节或事件。即静默以空白、不语、不言等“无”的形式出现,从而体现这些“不语”现象与“空白”事件在艺术形式中特定的价值与意义。当前,学界将叙事静默看作是文艺作品中的一种创作手法和表演方式来研究,并有很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分析舞蹈、小说、音乐等艺术形式中出现的静默现象以及这些以“无声”形式存在的现象与“有声”形式之间的关联^①。这些研究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有力地证明了叙事静默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的普遍性、合理性与特殊性。因此,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将本文叙事静默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小说文本的创作与

收稿日期:2025-03-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叙事交流中的静默研究”(21BWW013)。

①近年来,研究叙事静默的主要学术论文有:朱缘《无声的力量:电影静默技法的美学意义与叙事功能》(《电影文学》2024年第11期,第61-64页),王雪、菲岳琳《静默与对话:〈双姝奇缘〉的叙事美学》(《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105-113页),李晓滢、罗俊敏《〈奇迹唱片行〉中的静默叙事艺术研究》(《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53-58页),赵月霞《叙述中的“静默”与“狂言”——莫言儿童叙事的话语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7期,第149-160页),利季娅·库兹明娜、汪隽《当代俄罗斯作者电影——“新静默一代”简史》(《世界电影》2023年第6期,第62-68页),邵琦文《为感性正名——从后现代主义眺望德彪西的“静默”音乐美学》(《中国音乐学》2023年第4期,第136-144页),郝瀚《电影静默及其美学形态——以重读巴拉兹·贝拉为核心》(《电影艺术》2023年第5期,第103-109页),陈恬《噪音、静默与合唱:论当代西方剧场的声景》(《文艺理论研究》2023年第2期,第79-88页)。

阐释范围内。叙事静默是小说文本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小说的结构主要指小说文本中所包含的各种关系的总和。每部文学作品都有自身的逻辑与秩序,这种逻辑与秩序由作者在创作中构思而成,因此,小说文本中包含了作者自己与读者渴望发生、可能发生以及“他们不渴望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将小说中的故事连成一个整体。

在文学作品内部的结构中,既包括用文字形式表述出来的、可读出来的故事内容,也包括没有用文字形式即以空白形式出现的、看不到情节或事件;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分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所以,小说文本结构展现的既是语言层面描述出来的事物,也是非语言层面演绎出来的事物。这体现了小说文本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性以及自我调节性的功能。卢卡契指出:“一幅现实的图景,在其中,现象与本质、个别事件与一般规律、直接感觉与抽象概念等等的对立都得到了解决。艺术作品的直接效果在于将种种对立因素溶为一个自然而然的整体,由此它们对于读者来说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1]64-65}因此,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由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从作者角度来讲,小说文本由形式上可见的、可解读的语言部分与没有表述出来的静默部分组成。从读者角度来讲,完整的作品,既包括作者创作的完整作品,也包括读者参与的文本解读过程。读者解读中需要对没有表述出来、静默的部分给以特别的关注,因为读者的阅读活动是作家活动的延续,文学作品是可以双重地组织和表达出来的,文学作品是“在那无声的,富有创造力的、语言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不是去说出,去揭示,去翻译这种语言,或是使这种语言显明易懂,而是要使那些没有出现在字里行间的文字成为可能,假如没有这些不曾写出的文字,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2]638}。所以,对读者来说,应该进一步探寻作品中所“没有”或“不能”表达出的东西是什么。从这个角度上讲,文学中存在的、未曾说出的静默是连接文本内部构造与外部解读的纽带,发现静默的过程也是实现“无言的”意义活动的过程。因此,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认识,不是简单的解释或揭开其奥秘,而是要产生出一个新的事物,即对这部文学作品中未曾说出的重要意义的阐述。

在小说文本结构的建构中,可见、可读的语言形式与不可见、没有用语言表述出来的静默形式主要通过“虚与实”“简洁与繁复”双重组合的方式表现出来。作者通过这两种组合方式,实现虚实互生、虚实互藏、笔简意繁、以简衬繁的创作意图,从而体现出叙事静默在文本中的价值。

一、“虚与实”相互映衬

“虚与实”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对相互依存的、辩证的存在,它们既指浪漫与写实两种相对的创作倾向,也指客观存在与主观臆想的创作理念,也指写实与虚拟、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的写作手法,因此,它们的内涵与意义非常广泛。在研究这对范畴的时候,有的注重“以虚生实”,有的注重“虚实相平”,但实际上这些研究概括了虚与实之间相互交融的关系,即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老子曾指出“有生于无”,这里的“无”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在无中产生了万物化生的运动。有学者解读,“在这从无到有的过程中,生存不是被设想为一种简单的既成事实,它始终需要作为一种生机勃勃的、使生存得以发生的行为加以捕捉。为了描述生命世界的具体运行,老子不用‘无’,而用与之对应的术语‘虚’。正像‘无’,作为本体的‘虚’——在那里生气周行并更新——同样富于活力。‘虚’必然导向‘实’(盈或满)。在这重关系里,虚比实更原初;‘虚’支配‘实’,而非相反……‘虚’恒久、不朽,‘实’则有可能质变”^{[3]ii}。将这句话引申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与解读中,可以发现实所指的内容和形式既可以看到,也可以展示出来;而虚的内涵则通过发现与解读才能实现。通过实指的内容发现虚代表的内涵,这一过程是不断运动和变化的。

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虚与实”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映衬、相互转化的。没有“实”的支撑,“虚”就失去了依托;没有“虚”的升华,“实”就缺乏深度。虚实结合的手法在文学创作中会产

生非常独特的交流效果,创作“实的内容”与发现“虚的内涵”的过程代表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读者可以根据作者展示出来的实的内容,发现并挖掘虚所代表的意义并进行延续的解读与建构新的情节与内容。通过交流,在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中将“虚与实”的关系升华为虚实互生、虚实互藏。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境”便是虚实相间最精准的实践方式,古典诗词中借景抒情、托物喻志的表达方式,体现了作者对意境的审美追求,特别是在诗词的创作中,作者通过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创造出不同的意境,使众多古典诗词都具有一种化实为虚、化虚为实的审美意蕴与朦胧美。有学者指出:“诗歌艺术的意境往往是与‘虚实’关系紧密。唐代刘禹锡说:‘境生于象外’,指出艺术意境所具有的‘象’(实)与‘境’(虚)的两个不同层次。通过‘象’这一直接呈现在欣赏者面前的外部形象去传达‘境’这一象外之旨,从而充分调动欣赏者的想象力,由实入虚、由虚悟实,从而形成一个具有意中之境,‘飞动之趣’的艺术空间。”^{[4]258-259}因此,诗词中虚实结合的意境,境是客观的物,意是主观的心,意与境的结合就是心与物的结合,意境既可以是客观生活的主观再现,也可以是客观生活的主观创造。而“心中之意”与“心中之境”相互结合,便产生了“韵味”,“韵味”则是直接意象与间接意象和谐统一的产物,即“味外之味”“景外之景”“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古典诗词中经常运用通感、联想、拟人、移情、比喻、拟物等修辞手法创造意境,使直接意象的意义夸大、延伸、增值转化为间接意象。直接意象与间接意象互通有无,虚实相生,从而使象外之意产生了新的产物,使诗词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

从内容上看,“实”所展示的部分是诗词中所体现出的真实景色。而“虚”体现的部分则是作者的心理感受与状态。比如苏轼在《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一)》这首词中,实际展示的景物是“缺月”“疏桐”“孤鸿”“寒枝”,作者通过这些寒冷、凄清的景物描写塑造出一种幽冷寂寞的氛围,这种凄冷的环境描写体现出“虚”所代表的意蕴,即作者的处境和心理状态。在处境上,作者处于孤独凄冷、流离失所的艰难困境;在心理上,作者经历“乌台诗案”后仍然心有余悸;在志向上,作者虽被迫害,心中有恨,但仍然坚守洁身自好、不肯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这首词通过“景语即情语”的表现手法,既营造了萧疏凄冷、幽冷寂寞的氛围,又准确地表达了苏轼当时孤寂无助、迷茫失措的状态。通过词中的直接意象与间接意象,读者能够深刻体会到苏轼当时寂寞、孤独内心感受的同时,也会积极主动去探索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从而增加了对苏轼的人生经历以及苏轼其他作品的阅读兴趣。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虚实相间通过“省略”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狂人日记》中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5]12}这句话中的问号与省略号的形式便是鲁迅先生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主题表现出来的标志。与此同时,读者思考后,也会将狂人觉醒者与反抗者形象的内涵挖掘出来。从小说中实际展示出狂人的行为来看,他作为受封建礼教压抑、摧残的觉醒者,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封建礼教质疑以及反抗后的挣扎与无法言说的痛苦。狂人在对“吃人”的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后,发现自己有可能在无意中参与“吃人”的行为,他意识到自己和周围的人都被“吃人”的文化所污染,这些让他陷入极度的绝望中。面对封建思想对个人精神的吞噬和毁灭,他非常痛苦。这种痛苦难以言表,只能通过内心独白倾诉。因此,这句话中的问号,体现了狂人在绝望之际,发现新生机后的喜悦之情。他非常不甘心,将希望寄托于孩子,认为孩子可能是“没有吃过人的”,是未来唯一的希望。在狂人的眼中,孩子是未来和希望的代表,也是摆脱封建思想摧残的新生力量,更是新社会的建设者。所以,他希望找到“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认为只有这些孩子才能摆脱“吃人”的封建礼教和思想的毒害,社会才有希望。但狂人对这种希望是不确定的,因此,他又呼吁“救救孩子”,语气中带有怀疑和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表明狂人对未来既抱有希望,又感到迷茫和担忧。而这句话中的省略号体现了狂人在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时,他对启蒙的艰难和不确定性的担忧,但他仍然希望通过呼吁来唤起人们的觉醒,这也表达了他对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渴望。

从读者角度来讲,《狂人日记》主题的解读,拓展了读者思考的空间。读者解读后的狂人,从人物

形象层面分析,作为“觉醒者”的形象代表了对封建礼教的质疑和反抗,对个体意识自由、平等的追求。在隐含作者层面,觉醒者代表了隐含作者对人人自危、相互猜忌病态社会以及国民麻木性的批判和对国家命运的忧虑。省略号在这里的使用营造了一种悬念,增强了读者的情感表达,使读者能够强烈感受到狂人内心的压抑、挣扎与痛苦。这种情感的传递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让读者更容易产生对深刻主题的思考。

另外,虚实结合也可以通过词语重复的方式体现出来。比如,《雾都孤儿》中,一开始对主人公的介绍:“他就是一个由教区收容的孩子、贫民习艺所的孤儿、吃不饱饿不死的卑微苦工……奥立弗哭的相当起劲。他要是知道自己是个孤儿……恐怕还会哭的更响哩。”^{[6]3}这句话中,“孤儿”一词两次重复出现具有多重的叙事效果。作者没有将主人公的悲惨命运直接罗列出来,而是通过对“孤儿”的两次强调,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与想象。根据读者的生活经验,一提“孤儿”,读者脑海中浮现的是奥立弗在济贫院中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被人欺负的画面,或者联想到他在伦敦街头饥寒交迫、风雨交加之夜流浪、无家可归的场景。然而,凭借第一次出现的“孤儿”两字,主人公悲惨遭遇的画面还不够激烈,作者接着对“孤儿”再次强调,让读者思考主人公的孤儿身份不是简单的事实陈述,而是充满了悲剧色彩。这种情节上的虚化比直接描写更能触动读者的心弦,使读者对主人公的悲惨命运产生了同情,从而与隐含作者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共鸣。这种词语反复强调的方法,也正符合狄更斯细腻地描写人物命运的特点。对孤儿身份的强调更像是一种无声的呐喊,为奥立弗命运鸣不平的同时,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可怜”这个形容词上,并发出各种疑问:为什么可怜,可怜到什么程度……隐含作者仿佛在指引读者关注造成这个孤儿悲惨命运背后的深层原因。这样的策略让句子的节奏变得缓慢而沉重,让读者不自觉地放慢阅读的速度,沉浸在对主人公悲惨命运和艰难生活的思考中。这种节奏的调整让叙事交流的节奏具有了立体感,一方面,有助于塑造小说的整体氛围;另一方面,让读者自觉地融入奥立弗生活的那个充满苦难、充满不公的维多利亚时期,去感受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而这也正是隐含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意图。

二、“简洁与繁复”相互依存

“简洁与繁复”这对组合,在小说中比较常见,它们既可以从作者创作方面表达,也可以从读者解读方面展现。“简洁与繁复”是两种不同的叙事风格,它们各自承载着独特的艺术功能和审美价值,文本中的静默主要存在于简洁的叙述中。刘知几在《史通通释》中指出:“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7]156}他要求历史著作要以形式上的简要达到意义层面的丰厚。这与美术评论中的“笔简意繁”的意思相近,即力能从简意能繁。这也说明了简洁的叙事以精练的语言、简短的叙述、清晰的结构、直白的表达方式特点,通过简要的内容表达出深厚的意蕴。作者运用简洁的风格进行创作,能够将故事快速推进,主题比较突出,目的是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相对而言,繁复的叙事则以丰富、多样化的语言、复杂多变的结构以及各种细腻的描写和多种修辞手法的穿插为特点。繁复的叙事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一个丰富的、全面的、广阔的文学世界,让读者在丰富的文学海洋中畅游。概括起来,简洁与繁复并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化简为繁”。即在语言表述以及形式上以简洁为主,言简意赅,一语带过;但在解读过程中,读者需要发现简单背后的丰富内涵,从而将简洁的部分填充起来,这是叙事作品催化能力的体现。刘知几曾说:“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7]158}因此,言简意赅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创作方式,这种方式在笔记体小说《世说新语》中比较常见,《世说新语》虽然语言含蓄、简洁、明快,往往通过只言片语就能鲜明地刻画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征,从而达到了回味无穷的叙事效果。在外国文学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小说一开始的描述:“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

一条小船上钓鱼的老人,至今已去了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逮住。”^{[8]1}简单的一句话将八十四天中所发生的事情一概而过,没有过多的修饰,这其中发生的任何事都没有提及。这种简洁的叙述方式能够迅速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好奇心和阅读的兴趣。这也正是海明威冰山理论的独到之处,即用简单的词汇和短句来构建故事情节从而表达深刻的思想意蕴。表面上,小说围绕老人圣地亚哥与大马林鱼的搏斗展开,没有交代过多的支线和复杂的背景,情节简单、紧凑。实际上,在这简洁叙事背后,海明威向读者展示的是圣地亚哥的精神世界和他在与自然的抗争中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此基础上,读者更容易挖掘出小说的主题——人类的坚韧与不屈精神。

安德烈·乔勒斯提到简单的形式就是以语言形式出现的一种人类思维的结构原则。他认为:“在人类历史的最开始就存在着简单形式,我们可以称这种尚未被利用但有着明确可能性的结构为‘神话’或‘笑话’或‘谜语’,等等。当一种文化创作了诸如一个具体的神话或笑话时,这些形式的可能性就变得具体化起来。作家们随后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这些实现了的简单形式去创作文学形式。其中的一些文学形式将组合许多简单形式,并在这种组合过程中对它们进行相应的改造。”^{[9]66}《老人与海》中,海明威在简单形式中,穿插了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丰富了小说的内容,这种将简洁叙述与深刻意义挖掘相结合的方法也是《老人与海》百读不厌的原因。

其次,“化繁为简”。即语言上以繁复为主,这种形式在长篇巨著的作品中比较常见。这也说明了叙事作品具有催化能力的同时,也会有省略的能力。“一方面,一个功能(如他吃一餐营养丰富的饭)可以将自身所包含的潜在的催化(如吃饭的细节)统统省略掉;另一方面,可以把一个序列简化为序列的几个核心,把序列的等级体系简化成为序列的几个高级项,而不影响故事的意义。”^{[10]95}乔勒斯将简单的形式概括为九种:传说、英雄史诗、神话、谜语、谚语、案例、回忆录、故事、笑话,到他晚年,他想将寓言增补为第十种,这十种形式被分为五对,与五种话语方式相对应,即^{[9]77}

| | 疑问式 | 陈述式 | 沉默 | 命令式 | 祈求式 |
|-------|-----|------|----|-----|-----|
| 现实主义的 | 案例 | 英雄史诗 | 谜语 | 谚语 | 寓言 |
| 理想主义的 | 神话 | 回忆录 | 笑话 | 传说 | 故事 |

在这五种话语方式中,各种不同的话语形式可以系统地聚拢在一起,主题可以以任何方式进行组合,因此,在研究它们的时候,需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关联。在乔勒斯看来,将上述九种形式打乱、结合、排列、组合后穿插在一起,便是通过简洁的形式反映繁复内容的方法。相反,读者通过繁复的内容背后概述作者所要表达的主题,这个概述主体便是简洁的形式。

繁复的叙事风格主要涉及叙事结构的复杂、内容细节丰富、语言修辞手法多样的叙事方式,涉及多线叙事、时间跳跃、大量人物、主题隐晦、细节密集等特色。它追求的是结构的复杂性与内容的丰富性以及表现手法的多样性,可以通过多层次的结构和密集的细节让读者去发现作品的深度与多层含义。比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作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从内容上讲,虽然也记录了奥雷良诺·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经历,这个家族的兴衰变化与百年的历史以及一些传奇故事。小说通过梦幻与史诗融合的方法,运用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夸张、神话等叙事手段,描写的历史跨度大、人物众多、场面宏大,通过布恩迪亚家族的兴衰展现了拉丁美洲几百年历史社会的图景,隐喻着人类“文明”史的建立、发展与终结过程,在荒唐可笑中诠释着循环式的轮回。

从叙事方法上来讲,马尔克斯使用丰富的语言描写和奇幻想象手法组合的繁复风格形成了一种陌生化的叙事效果,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文学世界。因为“陌生化是相对于自动化的习惯、经验和无意识而言的,它产生于变形和扭曲,产生于差异和独特……‘创造性地破坏习惯性和标准化的事物,从而把一种新鲜的、童稚的、富有生气的前景灌输给我们’”^{[11]342}。所以,陌生化可以激起读者在

欣赏文本中的好奇心与惊异感,让故事的内容解读起来更加多样化。魔幻现实主义突出的特色便是采用夸张、讽喻的方式给现实生活变形并加入神秘、神奇甚至古怪、诡异的内容,让故事蒙上一层神秘的外壳。它虽然采用一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手法,但这种手法也达到“变幻想为现实而又不失其真”叙事效果。为了表达孤独、空虚的主题,马尔克斯经过巧妙的构思,将现实与源于神话、传说的幻想结合起来,形成色彩斑斓、风格独特的多幅图画,使读者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形象中,获得一种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审美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繁复的叙事作品可以被简化为梗概,这种梗概没有损害故事原有的面目和基本意思,而是保持了信息的个性。

通过对以上中西经典文本中简洁与繁复创作手法的运用,可以发现,“简洁与繁复”的创作手法既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许多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会根据主题表达和情节发展的要求,将两种风格结合、穿插起来运用,从而达到“繁中有简,简中衬繁”的叙事效果。但无论简洁还是繁复,它们都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法,都能够帮助作者精准地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生活。小说中通过这对组合能够让读者体会不同的叙事风格,让不同时代的读者在阅读中感受文学的魅力和人生的真谛。

三、双重组合的价值体现

上文提到文学作品中“虚与实”“简洁与繁复”的双重组合中,发掘“虚”所蕴含的意蕴以及将“简洁”填充为繁复的过程便是发现静默并解读静默内涵的过程,也是实现“无言的”意义活动的过程。由于文学作品由无数的关系组合而成,但这些无数的关系组合中包括:“同时在场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共存关系,在场的成分与不在场的成分之间的非共存关系。”^{[10]2}从宏观角度来看,不在场的成分便是静默的部分,文学作品真正的意义便是发现不在场成分存在的价值,所以,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并不是一种消解神秘化或一种解释秘密的活动,它是一种新的认知的生产活动,“虚与实”“简洁与繁复”的双重组合可以让文本中无言意义的阐释更加复杂化与多样化。因此,这两组双重组合在文本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强了叙事交流的层次感。在小说中,代表空白和沉默的“虚”与直接陈述事实的“实”结合的叙事手法,使小说的叙事效果呈现一种立体化效果,也推动了读者对小说文本中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发掘。在虚实相间的形式中,表层结构是可以观察到的,或者说是通过语言、声音等书写方式表现出来的,是作者对词序、短句序列排列组合的结果。而深层结构则是虚的、没有直白地表述出来,它是需要发掘的意义结构。读者可以直接体验表层结构,但深层结构或意义需要复杂的解码才能获得。也就是说,文本中,作者对叙述方式进行了有意、无意的选择,使读者在解码过程中,再根据结构的推导才能发现所要表达的意义。因此,句法的表层结构实际展示的内容对阅读活动有很大的影响,表层结构所展示出的句法结构、修辞手法等信息能影响读者的阅读兴趣。既可以推动读者阅读,也可以阻碍读者的阅读,还可以改变读者的阅读效果。因此,虚和简洁所代表的静默部分可以引起读者更多的关注和兴趣。

以省略手法在文本中的价值为例,有学者指出:“所谓省略,是指与故事时间相比较,叙事时间为零。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省略几乎是无法从文字上感知的,因为没有任何有关这段故事时间的事件被述及,我们只能依据上下文从逻辑上推断出有某件事被省略了。被省略的事件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不重要的。”^{[12]146-147}比如,张爱玲《金锁记》中,曹七巧训斥儿子的一句话:“我把你这不孝的奴才!”^{[13]139}读者可以根据这九个字,结合曹七巧的身世,把她的性格概括出来。对于“奴才”二字,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代表了人的身份和地位,七巧在这里,骂儿子为奴才,一方面,她在姜家已是主人的身份,对她来说,不管是谁都可以被称为奴才,这也说明了她由封建礼教的受害者成功转为封建礼教的加害者。另一方

面,也显示出七巧性格的偏执、尖酸、强势。在此基础上,引发了读者对七巧出嫁前性格的猜想与探索。即她出身底层,被亲哥哥卖到身体有残缺的姜家二少爷成为二少奶奶,身份的差异使她在姜家不受待见,被老太太、小丫头等人歧视和排挤。在这种背景下她以自己十年的青春作为筹码,活活熬死了婆婆和丈夫,最终分得家产成为当家。这么多年所受的屈辱使她在心理上变得扭曲、自私、刻薄。内心的苦越攒越多,宣泄的方式越来越极端。所以,她把欲求不满化作口头狂欢作为宣泄,以用尖酸刻薄来营造自己的强势性格。

“不孝”二字既显示了七巧与儿子的感情纠葛,也突出了儿子长安想摆脱母亲控制的急切心情。虽然,这句话省略了具体的行为与事件,但通过这一称呼,可以感受到曹七巧对儿子的愤怒和绝望。一方面,她对儿子爱恨交织,在丈夫去世后,曹七巧将儿子视为自己唯一的依靠,但因为儿子的婚姻让她感到儿子的背叛。这种内心的煎熬让她不断矛盾与挣扎。所以,想尽办法来破坏儿子的婚姻,甚至不惜让儿子染上毒瘾。可见,她对儿子的不满不仅仅是某一具体事情,而是长期积累的失望与愤怒的爆发。另一方面,“不孝”也显示了七巧性格的扭曲。在七巧的观念中,不随她意就是不孝,这种想法也促使她对破坏儿女婚姻没有一点的忏悔之情,反而成为值得炫耀的事。即长安的痛苦成了七巧胜利的勋章,长白的不幸成了七巧骄傲的资本。通过轻松玩弄儿女的幸福,掌控儿女的人生的扭曲行为也证明了常年的压抑让曹七巧变得面目狰狞;她是可怜的,但更是可恨的!

所以,在很多小说中,省略的方式体现了作者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传达人物复杂的情感以及批判社会阴暗面的创作意图。这种方法既没有削弱小说的表达效果,反而增强了语言的张力,让情节变得复杂、生动、曲折,也使作品的层次感更加立体与突出;读者只有在深入阅读过程中才能介入作者与人物的情感世界,从而更加深刻地思考人物的内心世界。

第二,深化了主题的表达。主题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灵魂,也是需要读者透过现象了解本质的一个重要因素。罗伯特·斯科尔斯在《叙事的本质》中说道:“口头叙事诗的‘论题’常以模式化序列得以展现,一个‘论题’会挑选另一个‘论题’,抑或作为一个整体的系列‘论题’会挑选另一个整体化系列‘论题’……一方面是‘论题’,另一方面是整部诗歌,而神话正如这两者一样,包括叙事含义的两个基本层面:对于外部世界的再现(母题)和针对我们思维中的观念和概念进行的阐释(主题)。神话的再现层面是情节;而其阐释层面(与‘论题’和整部诗歌的情形一样)则是主题。”^{[14]26-27}这里对主题的理解涉及阐释层面,即主题是靠读者的阐释衍生出的。而读者对主题的解读需要更加关注虚化的部分,这样才能透过现象挖掘出隐含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意图。

比如,张爱玲的小说《第二炉香》将一个“英国绅士爱上纯洁天真少女”为主题的爱情故事,出乎意料地以悲剧结尾,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和疑问空间。小说中,罗杰与愫细婚前的一段对话描写:罗杰曾问愫细,“‘你为什么喜欢我?’愫细把两只拇指顺着他的眉毛慢慢地抹过去,道:‘因为你的眉毛……这样。’又顺着他的眼眶慢慢抹过去,道:‘因为你的眼睛……这样。’罗杰抓住她的手吻了一下,然后去吻她的嘴……”^{[13]45}这段对话毫无疑问地向读者展示了热恋中的一对情侣之间的爱慕之情,读者根据这里提供的细节,可以设想他们婚前的美好时光或婚后的幸福生活。但接下来,作者却展示了一段反差很大的景物描写:“夜深了,月光照得地上碧清:铁栏杆外,挨挨挤挤长着墨绿的木槿树;地底下喷出来的热气,凝结成了一朵朵巨大的绯红的花……黑色的怪兽……木槿树下面,枝枝叶叶,不多的空隙里,生着各种的草花……还有一种背对背开的并蒂莲花,白的,上面有老虎黄的斑纹。在这些花木之间,又有无数的昆虫,蠕蠕地爬动,唧唧地叫唤着,再加上银色的小四脚蛇,阁阁作响的青蛙,造成一片怔忡不宁的庞大而不彻底的寂静。”^{[13]46}与有情人终成眷属给人的喜庆感觉不同,这景物中所提到的铁栏杆、红色的花朵、黑色的怪兽、刺目的火山熔岩、老虎黄的斑纹、蠕动的昆虫、银色的小四角蛇和呱呱叫的青蛙等实景,带给读者一种莫名的恐惧感,与幸福婚姻中的喜庆氛围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刺激着读者

的神经和感官,预示着这段婚姻不好的兆头。这也有了后面新婚之夜新娘的逃跑事件,将这段恩爱的细节讽刺得一览无余。这种突转不仅展现了人生的戏剧性和世事的无常,让读者对婚姻、人性等主题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第三,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文学作品的欣赏与阅读离不开读者的参与和解读,虚实相结合的手法既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也为读者提供了再创作的可能。文本阅读不是简单的一蹴而就,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束后,作者以为已经完成了,一个连贯的故事情节讲完了;但对于模范的读者来说,作者只是实现了文本各个部分的续接,因为“从阐释者的视角看,叙述序列并非一蹴而就的整体,但其完整性应该是既定目标。在叙事的进展过程中,阐释者的作用并非局限于被动地一步一步相继将文本的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而是经常预测故事的某些发展”^{[15]66}。在虚实结合过程中,读者需要依靠想象力预测与再建构故事的发展以及发掘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对读者来说,文本中因为暗藏意义的存在,所以,文本的一个层次不是另一个层次的替代物。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需要读者去梳理,任何一个层次都不可能被另一个层次所包含和替代,这也是文本复杂性的具体表现。不同的作品具有不同的解读方法,是因为不同的读者选择了不同的侧重点。比如,在《第二炉香》中,整个故事情节可以概述为:新婚之夜,新娘逃婚后引发了各种事件,导致新郎自杀。但在读者的解读中发现了这个悲剧背后的各种疑问:愫细表面上看似单纯温柔,但新婚之夜后对罗杰的各种造谣伤害,与她的纯洁形象形成了一种对比;罗杰虽然很爱愫细的纯洁,但他对新婚之夜新娘逃跑事件的处理方式显示了他性格上的懦弱;罗杰作为一个绅士,婚前幸福的如入天堂,婚后却瞬间跌入地狱,这种反差他却无力阻止,是谁造成了他的自杀?是愫细的无知,还是舆论的无情与冷酷,还是他自己性格的懦弱……这些都需要读者去解读、体会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特点,即他们不是简单的黑白分明,更多是一种处于灰色地带的小人物,他们有时候善良,有时候懦弱,有时候自私,有时候冷漠,有时候无知,有时候残忍,然而,这种多面性会聚集在不同的单个人物身上,便形成了人物的复杂性格。这也论证了巴罗尼提出的“阐释者为揭示谜底所做的努力,与主人公为同一目标而做出的一系列行为相似,这种相似的结果除了有利于找到答案,还会将悬念与好奇的关系复杂化。”^{[15]82}可以说,在小说的故事层面,挖掘读者与主人公相同的视角,有助于揭开真相。

四、结 语

有学者指出:“叙事作品形式的基本特征是具有两种能力:将其符号沿着故事膨胀开来的能力和将无法预见的扩展纳入这些畸变的能力。”^{[10]92}一旦信息的符号不再是简单的并列,一旦逻辑的直线性被打乱,简洁的语言便会被无限地填补。这就表现了叙事作品的催化能力。这种催化能力既是对虚代表意义的解读,也是对简洁结构的扩充。因为语言是用来说的,文字是语言的一种补充。而这种补充是添加于某种本身就完整的事物之上,但补充添加上去是为了补全,是为了填补被认为本身完整的那东西中的“缺陷”。因此,在“虚与实”“简洁与繁复”的组合中,可以运用简短的修辞来呈现纷繁复杂的主题,读者根据修辞手法暗含的意义将隐含作者没有叙述出来的、静默的主题补充出来,从而使主题的表述与解读更加多样化。

“虚与实”“简洁与繁复”也体现了文学作品分层的复调性;文学作品由几种不同质的层次组成,在整部文学作品中,每一层次在文学作品中起的作用不同,这也体现了文学作品的复杂性。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存在使读者对作者的基调、文本的节奏、此文本与彼文本之间的关联产生不同的感觉,使读者对文本及其作者在整个思维模式中的位置产生不同的印象,从而体现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总之,小说中“虚与实”“简单与繁复”这些双重组合的模式,既体现了在小说结构形式层面,静默可以形成文学作品分层结构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也体现了在阐释层面,作者的创造力和读者的再创造性。

参考文献

- [1] 戴维·莱恩. 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M]. 艾晓明,尹鸿,康林,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陆梅林,选编.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C]. 陆梅林,陈桑,等,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 [3] 程抱一. 虚与实:中国绘画语言研究[M]. 涂卫群,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 [4] 胡经之. 文艺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5] 鲁迅. 狂人日记[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
- [6] 狄更斯. 雾都孤儿[M]. 荣如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 [7] 刘知几等. 史通通释[M]. 浦起龙,通释. 王煦华,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8] 海明威. 老人与海[M]. 吴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9] 罗伯特·休斯. 文学结构主义[M]. 刘豫,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10] 王泰来,等,编译. 叙事美学[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 [11]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等.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 [12] 罗钢. 叙事学导论[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 [13] 张爱玲. 张爱玲经典作品集[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 [14] 罗伯特·斯科尔斯,詹姆斯·费伦,罗伯特·凯洛格. 叙事的本质[M]. 于雷,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5] 拉斐尔·巴罗尼. 叙述张力:悬念、好奇与意外[M]. 向征,译. 史忠义,校.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责任编辑 赵 琴]

On the Dual Combination of Narrative Silence

TU Nian-gen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The dual combination of narrative silence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in silent narratives where silence, as an implicit existence, consistently manifests through two complementary dimensions: the mutual contrast between void and substance, and the coexistence of simplicity and complexity. This dual combination operates interdependently which means neither dimension can exist in isolation and mutually verifies each other in the sense that only through examining their relationship can the significance of narrative silence emerge. The dual combination of narrative silence enriches the layered structure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deepens thematic expression, and stimulates the readers' imagination, thereby elucidating the unspoken semantic activities within texts.

Key words: narrative silence; dual combination; void and substance; simplicity and complexity